

袁犀

·代表作



贝壳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袁犀代表作

贝壳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范智红 编选

华夏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犀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780-8

I. 袁… II. 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9307 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20 印张 306 千字 4 插页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主 编 陈建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副主编 李荣胜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 (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 (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 (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 (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编 委 王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 (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 (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陈建功

2008.1.19

袁犀小传

袁犀，中国现代小说家，1920年8月出生于辽宁沈阳，原名郝庆松，笔名另有梁稻、吴明世、郝赫等，建国后发表长篇小说、电影剧本均署名李克异。

袁犀中学时代开始小说创作，作品多发表于长春《明明》月刊。1939—1944年间主要活动于北平文坛，在《中国文艺》、《中国文学》、《华北作家月报》等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的小说作品。1944年离开北平至解放区从事革命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泥沼》，短篇小说集，沈阳文选刊行会1941年10月出版，收入了他的一些早期作品；《贝壳》，长篇小说，北平新民印书馆1943年5月出版；《森林的寂寞》，短篇小说集，北平华北作家协会1944年7月出版；《时间》，短篇小说集，北平文昌书店1945年6月出版，该小说集后又易名《红裙》出版；《结了冰的海》，长篇小说，未完稿，连载于1943年12月—1944年6月北京《中国公论》10卷3期—11卷3期；《释迦》，长篇小说，未完稿，连载于1943年5—6月北京《华北作家月报》第6—7期。

作为沦陷区文坛的青年作家之一，袁犀对于小说艺术进行了较多的尝试，他先后出版的小说集反映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成长过程。最早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泥沼》就已经显示出倾心于文学的袁犀对于生活的领悟力和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那种伤感、悲观可是又对未来抱着一份信念的激情，使得他笔下的现实虽然黯淡而又险恶如“泥沼”，终究还是有所希望的。在短篇小说集《森林的寂寞》中，这种希望就具体地表现为对于“远方”、对于一种健康向上的理想人性和理想生活的憧憬，同时也加强了对于病态的人性和病态的生活的剖析，小说在结构上完全脱开了“习作”的稚气，更加完整圆熟，作者叙述的才能开始充分地展现出来。194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时间》显示着袁犀的小说创作完成了一个较大的转变，从注重对现实的真实描写转向对于抽象观念的表现，小说的虚构性质和象征意义明显地加强了。

建国后，袁犀先后供职于《人民铁道报》、工人出版社、珠江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这个时期的创作主要有电影剧本《归心似箭》、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等。

目 录

袁犀小传	1
------------	---

短篇小说

邻三人	3
母与女	13
海岸	26
遥远的夜空	36
泥沼	47
镇上的人们	60
虫	71
一个做母亲的	81
露台	88
一个人的一生	94
废园	101
森林的寂寞	107
人间	117
街	131
手杖	141
暗春	153
蜘蛛	174

绝色	185
红裙	192
网和地和鱼	203

长篇小说

贝 壳	213
-----------	-----

袁犀主要著作书目	311
----------------	-----

8	人三第
81	文已和
82	崇密
83	空真韵孤孤
84	留猜
88	门人韵土静
17	史
18	韵来韵端个一
88	台霸
49	书一韵人个一
101	园寒
101	寒寒韵林森
111	国人
111	谱
141	妙干
121	春部
141	桂融

短篇小说

邻 三 人

从窗隙钻进来的尖利的寒风，使我不由得打一个冷战，右手已冻得麻木，笔杆常从手里溜出去。破旧的煤球炉，早就熄了火，烧得剩一堆白灰，风从窗隙不停地吹进来。我要寻一根卷烟，拉开了抽屉，在破烂的稿纸堆里翻出一个小得只可以吸一口的烟头，我点着了它，扯起破外衣的领子，拉紧围巾。我不能再写字了，离开这冰凉的桌子，躺到板床上去，心想今年真是太冷的冬天，窗户上满满的冰霜……

天暗下来，我的屋子黑了。有人影隐约地映到窗上，一个影随一个影匆忙地从我的玻璃窗上挪动，我看不见人，可是我知道是散工的工人。他们每天早晨从这里过去，晚上从这里回来，差不多我都听出了熟悉的脚步声，脑子里就想起来一张一张贫血的脸，灰布的衣服上染一层污秽的黑油。

这样，使我想起去年住过的地方的两个可爱的邻居和另外一个女人。

也是这么严寒的冬天，天冻冰地也冻冰的季节，我为了吃饭，从这儿流浪到那儿，去年冬天就流浪到一个顶繁华、顶奢侈的大都会。因为没有钱，于是在一个偏僻的污秽的街里，找到一座小楼上的一间破房。在那里等待一个能吃饭能活的时机。

那是一间太小的屋子，在一张要折断的板床上摊开了我的行李，就住了一个冬天。连一个桌子都没有，也因为如果再摆上桌子，就没有地方睡觉。只有一把椅子，那上面我放了洗脸盆。写信或写文章，必得伏在床上，而且没有电灯，得自己买洋蜡，所以那一冬我的眼睛就全累坏了。

楼上是三间，楼下也三间，我的隔壁住着两个苦力。楼下住着一个卖零星食品的人，有一个年老的妈一个小妹妹，这位妈每天骂他的儿子。一家拉包月洋车，一个年轻力壮的汉子，一个妇人，总有七八个小孩子。另一家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爸爸闹病，整天躺到床上哼儿唉呀地叫喊，小孩子一天一天地搅着哭声。只我一个单身的房客，另一间楼上的房间空着。

我每天除了伏在板床上写一些字，就用破被子蒙了脑袋睡觉，朋友寄来钱就

买些煤球烧烧，开发房钱，除了早晨出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就带来了晚上的粮食以外，永远不出去。

我的邻居每天很早就起来，因为那时是冬天，醒来时恐怕已经五点钟了，一阵响动也扰醒了我，使我不能安静地睡下去，一个低声哼着小曲，另一个好像永远也不开口，唱曲的哼呀哼呀的哼完了后就：

“妈的，他妈个的。”

反复来回地骂着，顿着脚，那一个就大口吸烟，烟从板壁的缝里挤过来。好像有时候吃早饭，有时候不吃，总是吃了饭才走的时候太少，一个高声骂着房东和这种冷天头，走路很用力，地板咚、咚、咚地发出很大的响声，惊醒了谁家的孩子，哇呀哇呀地哭起来，女人低声骂，这两个越发拼命地踏楼梯跑下去。

我总想找一个机会拜访我的邻居，可是也太不巧，我起来，他们早走了。我睡下，他们还不曾回来。他们太忙，我想他们是加了夜工，或者必得在冬天赶出来多少数量的东西。但是往往在深夜被他们高声谈话所扰醒，他们轮流地骂着谁，好像是年轻的那个大笑，嘴里乱七八糟地骂冷天头，他们屋子里并没有我这样的煤球炉子。嘴里“嘶嘶”地嘘气，脚在地板上顿着。

每天闹了一会儿他们才睡，躺在床上时，年轻的嘟囔着没有老婆，骂着世界上的娘们，年纪大的叹一口气之后就怪声怪气地笑起来——年纪大的常不爱说话，可是喜欢说娘们的事，渐渐他们又骂起来工头。

朋友或是谁给我寄来钱，我就多买一些煤球，白天，楼下的孩子们，都赶到我的屋子来，小屋子里挤得满满的，他们的屋子里都不生火，只在窗外钉上一层一层的破布片或麻袋片，我的炉子有火时，孩子们都欢乐地笑着骂着，穿着破烂的棉袄，脸上抹许多煤烟之类的东西，和我很亲热，他们骂他们的爸爸或妈妈，他们问我许多离奇的事情，炉子有火他们才来，没有火时谁也不喜欢来了。

这一所楼里，唯有我的屋子里有火，在这一群人里我像财主了。

一天早晨，楼下的妈骂着儿子，大声哭着嚷着，我却不曾听见隔壁的邻居起来，心里想他们今天要晚了，于是顽皮地用手敲着板壁叫道：

“喂，朋友，是时候了！”

“完蛋，伙计病倒了！”是年轻的人的声音。

于是从板壁第一次谈起话来：

“怎么？伙计病倒了？”我听得见那边有轻弱的哼声。

“病倒了，要命，娘的，昨天还活蹦乱跳，今儿个一霎儿不会动弹了！什么

玩艺?”

“做工的人靠了一个身子干活……”

“拿身子当地种，整天累个死去活来，娘的，为了吃几口大饼，不能动弹，这才叫劲头儿，要命！”

我不能接下去说什么。

“先生，你那屋子有热水吗？伙计要水喝！”

恰巧昨天一个朋友寄来几块钱，我买了煤球：“还没有，可是有炉子！”

于是这家伙就爽快地跑过来，他有一个挺高的身材，肩膀宽阔，一张瘦脸，两条粗黑的眉毛和光亮的眼睛。

“还没起来，那么——”他很窘，好像很天真。

“不要紧！”说完我就跳起来，和他一同生好了炉子，他忙下去提一壶水上来，放在炉上，伸了两手烤手：

“干什么的？先生！”

“写文章的。”

“写文章？”他好像不懂什么是写文章，睁大了眼睛看我。

“你们用力气吃饭，我用脑袋！”说吃饭，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指了卖文章是不能吃饱饭的，但是还没有吃饱饭的法子，就只好那样对他说。

他不想问下去，用耳朵仔细听他的伙计的哼声，哼一声，他就皱一下眉毛：

“要命，指了一条身子吃饭……”

这时天还不太亮，外面黑黝黝的，炉子里一闪一闪地往墙上抹几条闪耀的红光，红光闪到这家伙的脸上，我看出这家伙有不小的魄力，我想这观察不错。

“花拉”——壶盖射出来水花，他慌忙提起来，就跑出去。

“回头见，打扰你先生！”

“用水再来烧罢！”

喝下去水，那家伙长长出一口气的样子，我便跑了过去——那个家伙有四十岁，虽然躺在床上我也看出是一个短小的身子，有一张乌黑的脸，脸上乱七八糟的皱纹，他在难受地哼着，他对我说他勉强地挺了三天了，今儿个是再也挣扎不起来，他好叹气，挂了一脸愁苦，在生活的铁蹄底下打过滚的那种人的脸，沉重而且忧郁。是和年轻的这个绝不相同的一张脸，仅仅是第一面，年轻的给了我一种泼辣强劲的感觉。

在他们是无所谓礼貌的，所以我和他们不顾忌地谈许多话，从谈话里我乃知

卧病的是许才，年轻的这一个叫做赵宝禄。

这屋子比我的稍大，是一张大床，他们俩人住在这一张床上，屋里也是难闻的气味，地下放着一个破洗脸盆和肮脏的工作服、破裤衩。

我把火炉子给他们挪过来，许才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就这样我和我的邻居混得挺亲热，以后我们成了朋友了。

拿一角钱叫赵宝禄去买“阿司匹灵”，第二天许才就能上工了——原来他不是厉害的病，工人是不该有病的。

每天晚上回来，他们都到我的屋子来取暖，赵宝禄喜欢笑，乱七八糟地唱着“阿司匹灵”或“柳叶儿尖又尖！……”他高声谈笑，随便骂人，像世界上的人都是仇敌，他骂工头、骂娘们、也骂他自己……

“赵宝禄，俺说你，这一股子力气，”他两手交替地捶他的胳膊，“这一股子力气，俺……俺一天就值三毛钱！”

许才不喜欢多说话，虽然他也有不平，可是往往把不平变成一口叹气泄出来。

他们没有老婆，没有孩子，他们自己很庆幸：

“有老婆就得有孩子，还不饿死他娘个的！”

完了就骂着楼下的孩子们，他们可怜着那个有病的爸爸。

每天晚上他们都谈许多话，骂房东，骂娘们，骂女学生，骂工头，以后许才摇着饱经忧患的脑袋踱回了他们的屋子，赵宝禄哼着“阿司匹灵”或“柳叶儿尖又尖……”上了床就叨咕着娘们……

渐渐我忘却我曾经是一个少爷，或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在这两个滚在生活的油锅里熬煎的青年中，使我多明白了不少人间的事情，使我再不敢想成一个要有一间精致的书斋的文学作家的梦。我有点说不出来那时是什么感觉，从他们之间我像接触了一股力量，至少这力量使我不做梦不回忆，终于我明白我也是一样的没饱饭吃的穷家伙，我们一样！

一天从街上买大饼包回来的纸上好像留声机唱盘的歌词，上面有残缺的一排一排的蓝字……

我们都是靡饭吃的穷朋友……
饥饿道上一块儿走……

天灾使我们成一家……

人祸逼我们牵紧手……